

郭庆兰

能站上讲台多亏恢复高考

■ 本报记者 覃岩峰 文 丁友明 图

参加高考很“幸运”

“能够站上讲台，多亏恢复高考……”郭庆兰毫不掩饰对1977年高考的感激，但参加高考的路并非一路平坦。距离1977年高考只有一周时间，郭庆兰被父亲从莆田农场接回了家。“下乡后，有两年多时间没怎么接触课本，参加高考基本是在吃‘老本’。”面对这次从天而降的机会，郭庆兰满怀激动，但信心不是很足。1975年高中毕业后，郭庆兰被下放到莆田农场，一开始在炊事班干点杂活，最后到农场当了会计，然而这种会计不是天天坐办公室的那种，每天早上、晚上坐着拖拉机去买菜成了她的主业。

“上了这么多年学，没经过什么大考，今年先看看这个场面，考不好明年再考。”这时，父亲的一句鼓励让她倍感温暖。郭庆兰认为，直到现在，她教育学生时都会用很多鼓励的话。最终，郭庆兰被新乡师范学院化学系录取，虽然当时的高考成绩能够上更好的学校，但在她看来，能上大学就已经很幸运了。下乡的经历让郭庆兰变得十分乐观，她说，并没有觉得是灾难，而是一种磨炼，相比之下，现在学生的脆弱正是缺乏这种挫折的经历。

“幸运”地当了教师

郭庆兰把自己的大学生涯形容为“一块干干的海绵掉进了汪洋大海”，求知的欲望一直影响到现在。

“不用交学费，每月还有补助……”郭庆兰感觉自己的大学时光过去的很快，“每天教室熄灯以后，学生都扎堆在常明教室里，座位根本不够用。”大学的最后半年，郭庆兰进入新乡六中实习，走进教室踏上讲台的那一刹那，她暗暗下了决心：“要当老师就要当最好的老师！”由于父亲是教师的缘故，加上郭庆兰从小学到中学一直担任班干部，站在讲台上

中考高考的迫近让郑州四中的校园多了份喧哗，郭庆兰书记的办公室也陡然热闹起来，“想问点化学技巧的，想和我说话的，什么学生都有。”虽然已经当了15年的校长、书记，但在一个个可爱的孩子面前，郭庆兰依然觉得自己只是一名合格的教师，站上讲台就能让自己感觉到幸福。从1977年恢复高考到现在的解惑生涯，她用“幸运”来描述自己的这段历程。

上的她并没有任何胆怯，她把一项项化学方程式用小实验、小游戏的形式让学生们理解。

1982年年初，毕业后的郭庆兰进入郑州三中当了一名普通的中学教师。化学中的“实验游戏”让郭庆兰明白了兴趣是学生最好的老师，趣味化学让她在教学中如鱼得水。在她所教的班里，学生动手操作实验是必不可少的，郭庆兰从来没有想过学生会化学不及格，她很享受当老师的日子。由于学校调整，1992年郭庆兰当上了郑州三中的副校长，但她并没有感到丝毫的兴奋，在推辞不掉的情况下，郭庆兰提出任职的唯一条件就是要继续教书，“和孩子们在一起，给他们讲知识我才会感觉真正的充实。”

学生都是她的孩子

因为工作关系，郭庆兰有多半时间

都住在学校，从她狭小的宿舍里走出了一名又一名的高才生，然而教育育人的她却很少辅导过儿子功课。

“社会给了我很多的幸运，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种责任，我们那一代人总觉得欠社会的太多，需要努力工作才能回报这份恩情。”郭庆兰说。从郑州三中到49中，再到62中，郭庆兰一直在薄弱学校担任校级领导，要把一所薄弱学校带好，甚至带成名校难度可想而知，但她总是认为，1977年高考前那段最困难的日子都能坚持过来，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。高考前的下乡经历让郭庆兰收获了坚强和乐观。

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到全国千名骨干校长，郭庆兰用了18年的时间。但最让她感到自豪的还是那份“中学特级教师”的荣誉，那段当老师给别人传授知识，以期改变别人命运的经历。对于1977年参加高考的很多人来说，时间总是不够用的，郭庆兰把大量的时间贡献给了学生和学校，采访中，她总能提到一些值得骄傲学生的名字，总是亲切地称呼“孩子们的的成绩都不错。”然而在现实生活中，郭庆兰难以避免诸多遗憾，从儿子上幼儿园到大学，她没怎么管过，儿子的生日、兴趣爱好这些敏感的问题她总是记不住，也不记得自己有没有认真给儿子讲过一道化学题。作为母亲，她对儿子感到愧疚。

任何时候，郭庆兰都会觉得自己是个“教师”，只不过有时候在教书有时候在育人，她说，将来有可能她还想办个幼儿园什么的，希望能从小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，让他们不用重复自己的经历，而变得好学和坚强。



郭庆兰：河南师范大学化学系77级学生，现任郑州四中党委书记。

感言：
如果选择当校领导还是当老师，我肯定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，中学特级教师是我最看重的荣誉，一站上讲台我就能感觉到幸福。

刘玉梅

当教师，高考“考”来的幸福

■ 本报记者 王红 文 李焱 图

高考给我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机会

5月30日15:00，骄阳灼灼，郑州市二七区关帝庙小学门前，粉红的合欢花正开的浓烈奔放。“老师好！”伴随着一声声清脆的童音，刘玉梅呵呵地站在校门前排呼学生，一会儿，替这个孩子整理一下歪斜的红领巾，一会儿，又连声叮嘱过马路的学生当心……

这也是教导主任的一项日常工作么？看到记者眼中的疑问，刘玉梅爽朗地笑了：“呵呵，这么多年当老师习惯了，只要看见孩子我心里就高兴，所以只要有空闲，我就想多跟学生们接触接触！”

15:00，上课铃声响起，刘玉梅刚一踏进办公室，还没等“回忆高考”的话题展开，人流便接踵而至，有同事商量课时调整方案的、有年轻教师请教课件制作经验的、有家长了解学生情况的……直到40分钟后，刘玉梅才有机会趁着人流的间隙拾起了1977年高考回忆的碎片。

“说实在的，30年前的高考对我来说，只是一段普普通通的生活经历，从最初获悉恢复高考的消息到拿到录取通知书，我并没有感到特别的兴奋与激动。也许是因为我早就走上了自己钟情的教师岗位，所以自始至终我都没想过这场考试给自己带来命运的转折。事实上，30年后的今天，那年高考留在记忆中的镜头多已模糊不清，但深深留在心底的，是感谢这次考试给予了我成为一名合格教师的机会。”

能有机会多读书总是好事

1973年，一个人才匮乏的特殊年代，19岁的刘玉梅刚刚高中毕业，就被大队推荐顺利进入关帝庙小学成为一名民办教师。因为从小就对这个职业满心向往，虽然当时民办教师的薪水每月只有5、6元，活泼开朗的刘玉梅还是高高兴兴进了教学当中，工作起来恨不得把所有的时间都给学校。

这几天，报纸、电视、网络……几乎所有的媒体上铺天盖地都是有关高考的信息。然而，就在这场恢复高考30年的季候性怀旧浪潮中，1977年高考的“幸运儿”刘玉梅却显得有点“迟钝”。

很快，这个总是笑声朗朗的大辫子语文老师刘玉梅成为远近知名的“明星”教师。然而，由于收入微薄，她除了埋头教书之外，课余还要挤出时间下地干活挣工分，虽然日子过得清贫而辛苦，但刘玉梅始终乐在其中，从没想过会离开三尺讲台。

谈起自己的职业，刘玉梅毫不掩饰：“从第一天当上教师，我就觉得很骄傲、很满足，所以心里只想能好好教书！不过，4年教书生涯走来，我开始觉得心里有点空。毕竟，从高中直接走上讲台，我教孩子们读书靠的只是一腔热情，可工作的越久，越觉得自己的缺少专业的教育学知识。”1977年8月，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，23岁的刘玉梅最初并没有为之所动，只是隐约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读书深造、提高自己教学能力的机会。

“考吧，学会武艺不压身，能有机会多读书总是好事！”最终，是父亲的一句话点燃了参加高考的希望！于是，收集

资料、熬夜苦读……刘玉梅匆匆忙忙开始了高考复习，甚至还等品出滋味，她已走上了考场。由于太紧张，刘玉梅的高考经历颇为狼狈，考试第一天，她甚至忘带了钢笔；而等她急火火拿了钢笔再次冲进考场，盯着试卷看了10分钟却不知道该写些什么！

高考填报志愿时，刘玉梅毫不犹豫选择了师范专业，可让她没想到的是，那一届师范招生专业却只有数学和理化两个科目。最终，刘玉梅被分配到了数学班，这让擅长文科的她烦恼不已。由于专业基础差，她每天面对的都是让人头痛的字母符号，为此，她甚至打算放弃，也曾经不止一次找到老师申请转学、申请留级。

虽然跌跌撞撞，刘玉梅还是坚持走过了这段“蚂蚁啃骨头”的难忘时光，1980年，师范毕业的刘玉梅回到了关帝庙小学。在家长的眼中，大辫子老师依然是笑语盈盈、开朗可亲，但在孩子眼中，昔日美丽的语文老师不但讲课越来越生动，而且几乎成了“全能型”老师，数学、历史、自然、地理、社会……几乎所有的科目她都能轻松胜任。

在校园我的快乐足够多

如今，翻拣刘玉梅当年的老照片，其中大多都是她跟学生们的合影，有关当年高考的影像印记却难觅踪迹，唯有一张泛黄的郑州师范学校毕业证书上，年轻的她静静含笑。轻轻摸索着手中薄薄的毕业证书，刘玉梅感慨万千：“别看这张毕业证不是名校颁发，更不是什么傲人的高学历，可却恰恰证明了高考给我的最大收获。”

从来没有想过在师范毕业后重新选择么？刘玉梅灿烂地笑了：“1977年高考造就了太多的精英，他们中有大学教授、有政府高官、也有企业巨子……可这并不意味声名显赫才有更多快乐。30年来，我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，因为我确信，在这小小的校园中，有着最适合我的岗位，有着我最心爱的孩子，在这里，我的快乐足够多！”



刘玉梅：郑州师范学校毕业，现任二七区关帝庙小学教导主任。

感言：
30年来，我不怀疑自己当初的选择，因为我确信，在这小小的校园中，有着最适合我的岗位，有着我最心爱的孩子，在这里，我的快乐足够多！